

# “妈妈”两个字要教一个月

## 聋儿特教女老师王晓讲述工作酸甜苦辣

本报记者 孟艳



“妈妈”这两个字是很多小孩子最先学会的词语，可是一些聋儿，往往花一个月才能学会。在青岛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有一群女特教，她们虽然年轻，却用母亲般的耐心教育孩子，学生康复后转入正常小学是她们最大的心愿。7日，25岁的特教女老师王晓给记者讲述了她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王晓在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 百人体检仅有十余名愿做妇检

## 免费妇检打工妹不领情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李珍梅) 结婚生子了,几年不做妇科检查,即便有免费的查体也是扭扭捏捏不去做。7日上午,海慈医院为百余名打工妹进行查体,但只有十余名愿意去做妇科检查。据了解,不少打工妹对做妇检既感到害怕又害羞,妇科疾病往往引不起重视。

7日上午,在崂山区凤凰山庄一个二层楼上,海慈医院近十个科室的医生为岛城100多名打工妹进行查体。在体检现场,记者看到,等待做心电图的女员工排起了长队,而旁边做妇科检查的,却寥寥无几。“不做不做,我一辈子都没做过检查也没什么事。”一位40多岁的员工在被问及为何不做妇科检查时,她十分反

感,摇着头连声说不做。“从今天检查的情况来看,她们做妇科检查并不踊跃。”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莫大夫告诉记者,一个上午100多人的检查中,只有十五六个人来做妇科检查。除了害羞不敢做外,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身体没有毛病,没有必要做妇检。

在十五六个受检查的打工妹中,有四五位被查出有阴道炎和宫颈炎。“即使查出有这些炎症,有的人还是不愿意做。”多次为打工妹做妇检的莫大夫说,打工妹的保健意识比较淡薄,这方面的知识也相对缺乏。“患有各种妇科疾病可能会对以后的生育造成影响。她们应该加强妇检意识,最好是一年做一次检查。”

## 刚生孩子就被单位辞退

### 女员工起诉获赔双倍工资

本报3月7日讯(通讯员 陈楠 记者 赵壁) 青岛某公司为了省钱,用他人代签的方式,单方面解除了单位工作4年的产期员工的劳动合同。近日,法院判处该公司赔偿员工双倍的工资和因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经济补偿。

2004年底,马女士与青岛某会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4年12月3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后,该公司没有跟马女士续签劳动合同,但是马女士一直在该公司继续工作。2009年1月马女士生下孩子,经社保机构确认马女士应休产假165天,2009年3月该公司以他人代签方式马女士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马女士随后申诉至青岛市市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会,仲裁委裁定该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该公司不服仲裁结果起诉到市北区法院。法院依法判决马女士胜诉,维持仲裁结果。

审理此案的陈法官认为,根据《合同法》,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单位单方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致使员工应享有的国家规定生育津贴减少,单位除应按法律规定支付员工应得的生育津贴外,还应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员工造成的经济损失。另外,在用人单位与员工的劳动合同期满后,不签订劳动合同继续用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还应支付双倍工资。

## 丈夫两次起诉离婚未获准

### 病妻住老年公寓反诉获赔偿

本报3月7日讯(通讯员 陈楠 记者 赵壁) 市民徐女士跟丈夫结婚九年后开始生病,为了不拖累家人生活,徐女士强忍孤独一人住在老年公寓,没想到丈夫不仅不尽扶养义务,反而两次起诉至法院,以感情破裂为由要求离婚,均未获准。徐女士反诉丈夫不尽扶养义务,要求支付相关费用,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1996年,徐女士和丈夫登记结婚,两年后,生下了女儿。2005年徐女士开始生病,并断断续续地住院。2007年徐女士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丈夫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每次治疗后医院让出院丈夫都不让徐女士回家。徐女士流泪住到了养老院,希望丈夫有时间在外打拼赚钱,早日回来接

她,让她和孩子团聚。但是徐女士的希望落空了,2009年,2010年12月徐女士的丈夫两次向法院起诉,以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要求离婚。徐女士伤心之余,坚决不离婚,并于2010年将丈夫反诉到法院要求支付相应的扶养费。

法院审理查明,徐女士患有特殊疾病,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居住在老年公寓,需缴纳住院费用及护理费,并需长期服用药物,日常开支较大,丈夫理应对妻子经济上帮助、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等义务。法院判决,徐女士的丈夫自2010年4月起每月给付妻子住院费及护理费共计1590元、医药费2800元。2010年12月,徐女士的丈夫第二次起诉离婚,法院不予支持。

## “妈妈”两个字一教一个月

7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福州北路的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十几名小朋友在王晓和其他老师的带领下,做丢手绢的游戏。孩子们跑跑跳跳,笑声不断,看不出与其他小朋友有什么区别,可是走近一看,每个孩子耳后都挂着一个助听器。孩子们说话的时候,也明显有点不利索。

25岁的王晓老师一头发披散着,看上去还像个大学生,其实她已经工作近四年,带过的孩子也有十几个了。“因为特教老师有要求,每

个老师一次最多只能带六个孩子。”王晓说。

“孩子们听力受损,往往不会说话,也就是俗话说的十聋九哑,所以训练说话是最难的。”王晓说,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戴上助听器后,就会听到我们说话,但是由于从小没有语言接触,他们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听外国人说话一样,根本听不懂,所以需要一点一点地教。

去年培训班来了个四岁的孩子,几乎没有开过口说话,也没接触过什么拼音,更别提辨别什么声

调了。带上助听器后,听到大家说话,也是一脸茫然。王晓从声母、韵母教起,一点一点地教,每天都学一点,后来就开始教他“妈妈”这两个字,但是“m”的发音,需要嘴唇接触往外张,孩子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有时候口型像了,发出来的却是其他音。“‘妈妈’两个字足足教了一个月。”王晓说,直到有一天,孩子的妈妈来接他放学,他叫出了“妈妈”两个字,他的妈妈激动得当场就哭了。“当时哭的还有我,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了。”王晓说。

## 一千四年,也曾有退缩

王晓说,她从小内向,比较喜欢画画,爸妈也一直往这方面培养她,如果不是听一位叔叔讲了聋哑儿的故事,她也许就去学艺术或者设计了。

2002年,初中毕业的王晓准备填报志愿时,正好有一位叔叔来她家串门,跟她爸妈聊天时说到有个朋友的孩子听力有问题,打算送到康复中心去。“都是独生子,不会

说话,全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位叔叔说,现在康复中心很少,老师也很少,王晓可以做个这方面的老师啊,很崇高的职业。这个提议立即得到王晓爸妈的赞同。当时王晓也觉得自己应该适合做老师,就报考了济南特殊教育学校。

王晓说,2007年她参加工作后,每天教孩子的都是声调、韵母,正常孩子可能很快学会,可是

聋儿的的教学时间很长,几乎是生硬的给孩子灌输进去,非常枯燥。有时候一整天对着孩子教发音、说话,尤其当教了一天孩子连一个韵母也没有学会的时候,就有种挫败感,回到家里,累得都不愿意说话。但是父母和男朋友都很支持自己,爸妈都是默默地做好饭菜,等她吃完饭后,悄悄出门,让她自己安静一会。

## 孩子的爱成为她坚持的动力

“你从21岁就开始当老师了,要一直和这些孩子打交道吗?”记者问,王晓有片刻的心酸,随后说:“孩子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鼓励,让孩子们说出自己心中的爱成为我的精神信念。”

王晓说,有一次带孩子们去户外做活动,一名小朋友忽然对她说:“老师,你看那些小朋友没有助听器。他们为什么没有戴助听器呢?”看着学生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王晓感到十分心酸。在孩子们眼里,可

能所有的小朋友都应戴着助听器。王晓当时就搂着那名孩子说,戴不戴助听器都是一样的,你会和他们一样说话、上学、长大的。当时,王晓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孩子开口说话,让他们融入到正常孩子的学校。

上个月,培训中心来了个孩子叫静远,每次到幼儿园就开始哭闹,拒绝说话,拒绝和所有小朋友打交道。王晓开始“贿赂”他,每天给他送一个小礼物,有时候给一袋饼干,有时候送一袋零食,再就是送一些画

的画,还有叠的小玩意。慢慢的,小家伙融入到团体中来,也把老师看成好朋友,有一次带来了一个小镜子送给她。“不在乎礼物多少钱,看到礼物心里很有成就感,知道孩子愿意融入这个集体。”王晓说,看到了孩子们写的卡片、画的画,做的小玩意,自己就会忘掉一切烦恼,开心地陪着孩子们。她带过的孩子有的升入正常小学,有的转入聋哑学校,有的还一直在康复中心,每个孩子都让她感动,这也是留住她的原因。